愚谷文存

愚谷文存卷之十一

海寧吳騫槎客

龔硯農處士墓碣銘

硯農名時可字大成姓龔氏海寧靈泉里人也先世不知其所自出硯農幼而凝重端默不爲童遊弱冠謝舉子業隱居龍山下教授生徒常數十人因自號硯農雅志翰墨八分有漢人規度初同里祝潛潛族子翼艮竝以篆籀之學鳴於時硯農頗傳其遺法又有祝翼上工水墨蔬菊硯農偶仿之遂擅取藍之月生平廉節自勵恥事干謁時里多貴族賓客恆滿其門或謂硯農挾其

藝以游且當踞上坐硯農絕不一往其於交友尤謹終始亶然諸苟非其人雖相對終日不交一言孝廉祝淦以講學遊洙泗間與硯農總角相好常嚴事焉中歲妻亡不更娶有丈夫子三皆前死諸孫衣食農畝恒苦不給硯農於短檐破屋中低頭弄圖史窮年矻矻未嘗以藉困擾其懷年八十餘視聽不衰預治生壙於龍山東未幾無疾而終遺命葬不擇日不封不樹斂手足形而已硯農生於康熙癸亥卒於乾隆己丑壽八十有七沒後十餘年其里人倪椿乞一言以誌其墓憶昔硯農嘗謬以余爲忘年交矧又諾椿之請其敢辭銘曰

含眞保素兮石戶之晨鬱鬱荒阡兮閟此幽宮貞珉可泐兮庶斯言之不懜

陳谿齋文學墓碣銘

君諱璘字昆玉一字谿齋姓陳氏海寧黃岡里人也七世祖諱俟佐以績學知名邑中俊髦多出其門高祖諱贇永早歲橫經里門弟道永幼從受業長游山陰劉蕺山先生之門遂傳證人之緒學者稱乾初先生者也曾祖諱檝世及弟枚竝用名節相砥祖諱學英考諱廷表自七世祖以下皆學官弟子有聲庠序間妣宋孺人朱孺人君朱孺人出也少而穎敏七歲入幼學讀書過目

若夙誦弱冠補諸生與兄珂並負時譽而君尤俶儻倜邁喜交游重然諾攻詩及古文詞不屑屑于章句之學屢試不售遂棄諸生北游太學流連燕齊間一時雅人勝流爭與投僑札之分然性故耿介不肯隨俗媕阿是時君宗族方盛內而居鼎揆官侍從外則乘朱軒任牧伯者不知凡幾而君足未嘗一及其門以故落落終無所遇合惟日與二三同調登臨弔古忼慨悲歌以詩酒相酬和素工書嗜古篆刻荒山叢冢探索忘倦嘗見歐陽率更書姚辯墓誌刻石愛不忍釋解所衣美裘易之不足則益以玉斝雙入皆笑其癖又得澂泥硯琢爲松

形鱗而慾勃號曰松硯出入必與偕君既頻年不得志一旦倦游而歸杜門却軌尋理故業置歐碑座右而以松硯署其齋日夕摩抄之曰松乎石乎其吾歲寒之友乎未幾而痱疾作手足恆不隨言吐微澀家人請亟攻之慨然曰昔吾乾初府君晚病痱不離扶掖者十餘寒暑著書論道未嘗異他日今吾病適同之君子學患不成不患病之不去其安于義命類如此有子曰鱣恂恂孝謹能讀書世其家君嘗謂說文爲小學之宗自二徐故訓外尚不無疏略作許氏說文正義若干卷援據經傳特爲贍博垂成而疾奄加乃命鱣卒業焉君患痱亦

十有餘年乾隆丁未月日卒生康熙戊戌月日年七十
配朱孺人太學生大椿女夙嫺壼則事舅姑暨所生咸
以孝稱君出游則以義方教其子訖底于成先君七日
卒子一即鱣杭府學生孫男二箕籛女二孺人之卒也
君疾已革聞之強起視其含旋感慟而終於戲君為人
直諒不以寒暑燥溼易其素蓋古所稱制行之士非耶
乃卒以坎坷終其理若有不可知者然而壽躋七十偕
隨偕老又有子以昌其業是亦世之所難而可自慰于
地下者君與兄珂友愛彌篤迨歿鱣適游京師珂治其
喪畢無何悲慼亦卒平時兄弟相約他日窀穸必同庚

戌夏鱸南還將以辛亥歲月日合葬鳳岡先塋之穆用
遺命也手行狀泣請一言誌其幽竊辱與鱸游最久恐
君門內之行誼不可以不文辭爰系之詠曰
屐賢則兮蹈聖軌積蘊未發蓋有竢蔚乎其文紹厥子
愈昔言然竊引比黃岡古原窀室啟月吉辰良祔考妣
沒吾其家生共被交讓翳如木連理子何納銘井椁底
百世視此詞不佹

任伯子壙誌

伯子名昇字祿均姓任氏常州荊溪人也父安上邑諸
生母馬氏伯子夙禀穎慧垂髫之歲志趨六經整齊圭

角是以弱而能言蚤有逢盛之譽胡期苗而不秀旋遘揚烏之傷時嘉慶戊午月日也年二十有八卽于是歲厝于南郊放生池竹塢側父之友海寧吳某誌其壙且系銘曰

噫嗟伯子相與罔一日之周旋覩所生恫過時而弗錮吾是以知伯子之賢荆溪之湄釣臺之阡伯子是宮旣吉且安悠悠千古孰知殤也之非籛

興福禪院戒浮上人塔銘

浮圖曰戒浮海寧人也俗姓宓氏幼性惇愨不履螘垤七歲習白業於興福禪院院在小桐溪之上明季新安

之商于鹺者始刱其基以祀漢前將軍　國朝康熙中更拓而新之僧徒由是衣食於商或假因果說法以鼓動氓俗惟師守清淨持戒律甚嚴凡三藏十二部之文能通其大略以故早歲即知名方外乾隆乙未邑人士延主安國講席寺故唐齊安法師道場安嘗識宣廟于龍潛時東坡所謂天眼識天人者也師至禮其遺塔翦其蒿萊登臺說法暢演元風而山門益振歲餘復還興福嘗慕海鹽雲岫之勝遂駐錫焉雲岫孤峰陡絕大海環其前朝潮夕汐一瞬千里每風雨晦冥煙濤四合奔霆裂地之聲震撼山岳斯時一龕搖搖若危巢之綴木

末雖林猿谷鳥莫不啾嘈憀慄凜乎怵坤軸之摵師嗒焉危坐其神直超于八極之表而與造物者遊自是月必數往一瓢一笠寒燠不爲之益損辛丑夏偶示微疾尅期召衆端坐而化無爽晷刻時五月朔也僧臘三十有八以某年月日荼毘而葬之蕭家橋之原其徒某來謁銘銘曰

象教陵遲昆邪杜口迢遞馬鳴寂寥獅吼華雨幢移颷輪電掣齊安以還智燈未滅

仲兄石齋先生壙版文

兄諱嶸字介如一字石齋姓吳氏系出唐左臺御史少

徵曾祖諱應鶴由休寧徙海寧之長平鄉是為新倉里
祖諱奇慶考諱瑹中妣程太孺人生三子兄居次出嗣
季父嶰庵公後幼而岐嶷秀眉疏目頎然自皙讀書數
行並下長老咸器之稍長偕伯兄游學西湖仁和胡又
乾先生挑掌教崇文從學數年得疾歸復游于同邑鍾
若羲先生和梅之門所至皆為師友所推許二十一補
錢塘學生先世自明季徙浙百餘年來未有出應州郡
試者自兄始焉兄性廉謹不喜浮華孝友謙沖修門內
之行與人交尤敦終始周急難恒若不及少有咯血疾
再試省闈不得志益發憤激厲竟以勞瘁不起年二十

有九兄少工書學顏柳詩文並有法度身後多散佚有石齋遺稿戴記鈔蘇蓋軒雜錄等凡若干卷藏于家生雍正丙午九月初七日卒乾隆甲戌十二月廿一日娶吳江歸氏繼娶同邑沈氏結褵甫三月而寡以節孝被旌子一日萱少穎慧出就外傅對父書輒嗚咽涕流年始舞勺手輯養心編一卷以自警省十六而殤女二一適海鹽徐桂發並歸出以兄霖子昇駒嗣嘉慶丁巳冬十一月二十日與歸孺人合葬西邵灣之湯家淵月萱祔弟鶴曰兄天稟脆薄雖疾亟猶以不能顯親揚名為恨歿後數載適距秋試前西泠同學夢與兄邂逅于吳山

陽陽若平生且曰奉命掌卷闈中偶游于此欲更叩以科名俄失所在嗟乎以兄之苦志天假之年安見其不酬所願乃造物者厪以地下脩文之職處之不亦深可歎哉日亹年未弱冠已知輯養心之書使其成長更當何如乎雲泉路能無致恫于童烏邪

瘞殤壙誌

大淸嘉慶九年甲子冬十二月二十有三日戊寅耕煙吳氏瘞諸殤于萬花堤之北六十里塘河之南原凡長幼男女一十有二人保母姚嫗祔于諸殤穴少北銘曰耕煙之南望而可撫砂書元甎埘以日午噫爾諸殤永

安斯土

貞孝吳媛誄

貞孝吳媛者荆溪人也父岫布衣工詩媛幼而莊淑言笑不苟父早喪奉母以孝聞年二十二字同邑潘淇泉乾隆甲寅淇泉病瘵死媛號慟請于母而奔喪焉遂成服雞斯辮踊坐止不離柩側踰年葬淇泉于計山之麓旣啟竁臥身壙內以溫之示同穴意也姑何年老孀居媛侍寢榻傍抑搔疴癢旦夕惟謹雖中帬廁牏未嘗假手婢媵紡績得少貲必市甘膬以進凡十二年如一日撫夫兄之子以為嗣戊午除夕鄰人失火延及潘外舍

時夜過半家人皆寢息媛倩急一手劬姑于背一手挈
嗣子避他所復孑身登樓抱三代木主及先世遺像跪
中庭號天願以身殉俄而火逆風熸隣屋皆成煨燼潘
之中閫適當下風甚烈而反獲全時人歎異以爲精誠
所致其撫嗣子教養恩備至小弗謹輒涕泣不食姑恒
勸慰之嘗于枕稜得小佩囊中一行云嗣子學業無成
異日何以見吾夫地下盡媛之絕筆也自是意長悒悒
嘉慶乙丑三月患痘而卒年三十有四里黨疏其事實
上于大府爲之請　旌其兄諸生辰復手行狀丐知交
銘誄友人任茂才安上傳之綦詳竊按昔人謂室女過

門守節為非常經先儒多辨之然而易曰節亨苦節不可貞若媛者可不謂之貞乎東觀漢紀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隣家失火初冒火伏父棺而火滅時稱其孝若媛者可不謂之孝乎竊故稱之曰貞孝吳媛以諗于立言之君子且系之詠曰

苦節為貞維世教誓死養姑允其孝立孤綿祚功再造反風滅火彰厥報地下魂雙相樹勞荆瀨潺潺計峰峭勒銘千秋彤史告

汪義婦吳氏殉夫狀

汪義婦吳氏行五海寧新倉里人也先世由江南休寧

徙浙高祖琦文以孝行被　旌特祠祖正純候選州司馬考武太學生婦幼性端淑慈惠不苟嚬笑數歲喪父號慟如成人爲祖父母所鍾愛事寡母尤謹及笄適庠生汪森婦道克循奉舅姑以孝聞生家雄于貲性素剛愎遇婦不以禮平居小不當意輒肆凌虐甚或箠楚詬辱未嘗有怨色或諷婦盍愬諸堂上曰人孰不樂其子之賢而惡聞其過且爲婦不能朝夕承懽乃反益其憂乎然則亦歸告而母氏之黨曰母老矣多病兄弟之嘵嘵徒逢彼之怒耳吾委諸吾命而已聞者憐之未幾所居火作時夜將半風猛焰烈生方病臥樓不能跬步行

有老嫗在旁呼曰事迫矣願速去毋及于難婦欲負生
俱下自顧力弱不能舉亟取懷中四歲女付嫗曰善視
之吾必不獨生也嫗無柰一手抱女一手拉婦婦拂嫗
手脫竟投身入火與生俱死時乾隆癸丑十一月初五
日年二十有九是夕汪氏死者一十有八人生之父母
兄嫂俱死煨爆之餘骸骨錯雜瓦礫間多莫可識辨惟
婦一屍赫然獨全衣襦被體釵珥在鬟見者靡不神悚
云

論曰先哲有言自古有殉難無殉死蓋死者不可復生
而生者之事有當爲之盡若不幸蹈不測之禍存亡呼

吸捐以求生尚得謂之有人心哉或謂婦平日爲生毒苦百端無伉儷恩一旦復殉之似類于愚嗚呼是其所以爲婦也要之忠與義初無二致昔杜厲叔不因莒公不已知而爲之死屈左徒不以懷王信讒放逐而自沈千載下猶凜然若有生氣豈若小丈夫之悻悻者爲故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子曰婦道盡矣婦爲予從孫女方火作時予患疽甚劇聞之摧咻曰五姑死矣已而果然悵其遭患難而能明大義若是爰摭拾端緒而爲之狀以俟表風化之君子

重立徐忠懿公墓碑祭文

維年月日後學吳騫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儀致祭于故
明吏部尚書
特謚忠懿徐公之靈曰猗維先生蒙氣之正炳焉大節
風疾草勁龍山一坏寄此精靈南眺零丁朔日可經幽
魂堨來天日之表顧茲三尺胡不是保西神特筆式繼
姚江粱鵠丹毫龍文可扛麗牲再伐溪毛用羞庶其來
格以慰千秋

告季女文

維嘉慶辛酉秋九月乙亥朔越十有二日丙戌功服父
遙以酒脯哭告于季女宛蕊之靈曰傷哉季女汝竟長

逝也以汝之婉嫕理不當遽死而竟死豈天道信難諶
邪人事有未盡邪抑其閒固有莫之爲而爲之莫之主
而主之者不由于天亦不由于人邪於乎痛哉汝自幼
體尫弱氣怯而善疾生時母少乳令乳媼代哺吾以汝
生不及見祖父母是以亦不甚愛護之然汝質故澄靜
而端慧自離襁抱迄乎成長頗嫻禮敎凡女紅黹紩弗
煩督課而自能年二十有二始歸朱生瑞榕爲繼室奉
舅姑具得晨夕歡壻家故貧士操井臼量米鹽何有何
無初非素習舉能力任無幾微怨懟色蒿簪練裳屏去
華飾遇事識大體恒語良人士貴于勵志少壯之時惕

日玩月迄乎老大悔奚及矣迨壻旣領鄉薦戚黨咸賀汝無色喜送壻計偕北上絕不作兒女子離別之態閒相誡曰吾舅若兄忪之績學竝捷南宮而不預館選人皆惜焉屬望于君君行當以親老爲念他非所計也洎其禮闈報罷汝亦無慍容且慰且勉而已汝舅夙厲清節任天台學博數載俸入外不名一錢旣移疾歸里氣息裁屬汝與壻晨夕泣侍左右尋至不起執喪哀毀盡禮復奉治命隨夫去故居徙西城別墅老屋數椽僅蔽風雨綢繆拮据勞瘁益甚前歲患腸澼幾殆予爲時其宣節久始獲蘇而氣終未復去秋復遭威姑之喪雖斯

髫髫甸匐而就主婦之位於乎此旹數年來辛勤悲楚
積損內傷朏朝伊夕之故也往嘗舉子不育自以多病
爲壻納篷室而以已房榻讓之昨冬忽自舉一雄人皆
謂不妬之報翦髻之日囑壻走書請名名之曰啟焜喜
而咳之汝母晚病羸宛轉牀笫者緜四五寒暑汝恆以
相隔百里不克旦暮侍爲憾及疾亟馳歸寢食都廢居
母喪號慟幾絕遂復大病病中猶請予早卜竁葬母予
頷之始銜淚還武原越歲母大祥葬有日汝復歸攀素
車以哀號畢葬乃去瀕行告兩姊曰妹辭家遠不能數
數歸父老矣幸兩姊近時得寧省相與嗚咽而別時汝

長姊已得齒疾不數月竟死汝病中聞訃自投于地曰前年喪母今歲喪姊老人何以爲情哉今春有盜戕予萬蒼山新塋宰樹汝偵知之愀然謂壻萬蒼鹽隸也吾父越在異縣君不爲申將誰訴邪壻卽爲聞于邑而檄禁焉自是無敢侵越者此皆汝與壻之力也汝爲人尤敦雍睦于姑姊妹先後間無少間言撫前妻女不異己出下至臧獲厮養咸以恩義有過未嘗加之聲色方予過汝家汝以經年不相見聞聲趨迓旣覩抱懷中兒出見歡然詢家事甚悉予視汝貌加瘠問所苦曰無之時八月十二日也予信宿而家將還固請予度中秋觀月

予以爨事當歸遂捨汝而西孰意甫解維汝疾大作追予弗及越日壻遣報而予方苦瘧舟楫具不能行冀少間當一視汝然呻吟夢寐中未嘗不見汝在旁也越七日瘧稍已思亟東則惡耗已在門矣屈指旬日間頓成生死之隔聞疾革時猶呼耶來救女於乎痛哉是皆予之不咸展轉蹉迮致成此大疚何嗟及矣如予之衰病顛連可以死而不死汝不可死而一病遽亡何哉汝年僅三十有六泡影電光不足喻其疾吾以七十之老桑榆急景更奚足恃邪昔人云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所望襁褓孩提得以成立庶不負汝畢生之苦心他日

或更能持予之文敬謁當世碩儒撫其厓略而爲之傳誌則汝雖死猶不死矣然是有所謂莫之爲而爲之莫之主而主之者在又非吾所能逆料者也漫系以哀詞曰極呻吟號呼叩之而不予應者非蒿里之門邪彼乍離乍合招之而不予卽者非幽怨之魂邪於乎哀哉其能無五內之如焚邪

愚谷文存卷之十一

桐陰日省編序

布穀不鳴而農事廢促織不鳴而女紅惰木鐸不鳴而風俗日漓風俗漓而人將有胥溺之患苟非一二耆碩之儒起而力挽之吾恐狂瀾既倒正不知其何所底已嗚呼此槎客先生所以有桐陰日省之輯也先生隱居闇修於書無所不窺其事親也孝其律已也正其馭下也寬其視姻黨也惠而其訓子弟也嚴而有法嘗謂去古日遠變本加厲蜩螗沸羹徒爲聒耳使舉正言以相告未有不目爲蜀日越雪而駭且走者先生蓋深憂之於是承其先人之訓間附已意錄爲斯編舉凡奉先啟

後立身處世之大端靡不具載嗚呼懿已夫鬼車亂耳而厥鳳之聲無聞桑濮惑人而元音之奏欲絕劉伶阮籍之徒興而靈均之獨醒不容於世然而宲摧桷折猶賴有一木之支也輿論波靡獨恃此中流之砥也斯編之作其所繫於世道人心詎淺鮮哉竊念小子璋成童孤露壯歲飢驅賦質冥頑了無長進猶幸入奉母氏之敎罔敢恣肆出則從一二父執游日聞緒論粗識逕塗今讀先生之書爲之舉手加額服膺不置爰亟爲慫恿繡梓俾得家藏一編韋弦佩而蓍蔡奉之於以發聾震聵視木鐸之徇路何多讓焉既以告於先生遂書其語

於後爲讀是編者之津筏云時嘉慶丁卯新秋日同里

陳敬璋謹識

愚谷文存卷之十二

海寧吳騫槎客

桐陰日省編上

騫不幸生二十九年而遭先君子大故甫逾年吾母又棄養痛深創鉅幾不欲生回思嘉言懿訓所以敎督不肖俾勿致流爲匪僻者何莫非義方之善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今齒已踰甲衰疾顚連恐一旦溘先朝露使前節往行不少概見於後益復無以自解爰從暇日輯綴爲二卷曰桐陰日省編昔韓无咎爲桐陰舊話都述家世遺聞予

所居適同其名而祇取自省覽焉者庶其亮諸

古人以三世不脩譜爲非孝誠至言也楊園先生云凡
宗譜十二年一小脩六十年一大脩以甲子年爲始
小脩小宗之人畢至大脩大宗之人畢集洵良規也

二親既歿遇生辰設祭古人多未言及陳乾初先生確
家猶祭之所謂禮以義起也至世俗遇齊年受親朋
慶賀稱爲陰壽眞無謂矣

子劉子曰上士樂天中士制命于禮下士制命于刑小
人制命于欲

白沙先生詩曰雪消爐焰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爲

人心地光明朗徹故當爾爾
吾家先世業儒自伯祖誠菴公與理學諸公相往還屏
絕異端故大父玉方公及先考愚齋公並有遺誡身
後勿作佛事違者以不孝論願子孫無違此訓
祖墓之旁毋輕議附葬者曾大父應鶴公墓在麻涇之
東公宿究青囊之術此兆爲公自擇龍穴皆得意葬
六十餘年乾隆壬寅之冬老大房以伯祖連士公合
葬孺人葬于祖穴正東此亦出于事之不得已後人
更勿援此藉口詩不云乎式相好矣毋相尤矣
吾家老屋東向臨水廳事後有古井在中庭頗淸冽飲

之者多壽故名曰菊井府君三數歲時値除夕爾嗚
公以赤仄三枚賜之曰以此押歲府君拜而受之閱
數載公忽問往予爾押歲錢猶記否對曰不敢忘錢
故在也公未之信試命取來即趨庭中探井闌下出
錢呈公土花紺碧宛類古布公問何不藏之囊對曰
翁賜不敢妄使藏他所不若井闌下之安公益異之
謂家人日是兒必能成家也吾母少年親操井臼朝
夕汲此恒苦其旁泥滓令四旁咸甃以石無復當日
之苦而婦女多習懶莫肯躬親恐提甕出汲之風自
此而替矣

寒食墓祭尚矣孟冬之朔世亦有祭墓之儀予家自遷浙以來新年必至先墓拜省但以酒果而不設祭此亦仍故鄉之舊也

婦女上冢自古有之竊謂既使知祖先歸沒之所且或芳春令節藉以游眺可遏其燒香入寺漸啟嬉游之習此禮要不可廢

昔人云相馬者失之瘦相士者失之貧斯言最有理解無容忽之

灰格葬法本之朱文公家禮然先儒繁簡各有不同亦因貧富不齊而四方風土各有所宜也吾家祖父二

世皆于椁外築三合土椁厚三寸不用底蓋恐築時震動不寧椁面蓋板四塊老杉木用横不用直下面取平蓋頂囟皮取其堅厚椁內四周離棺約二三寸椁外三合土四旁厚二尺底厚一尺頂上厚三尺再以所餘烏樟汁及灰砂併築于頂上又可得一二尺然後覆土成冢

吾家伊仲茂才翌鳳東齋脞語云海鹽張芑堂燕昌示余周雪客南唐書箋註頗稱詳贍惜少翦裁海寧樓客宗兄鶴商刻未果也芑堂多才藝精鑒別嘗著金石契予有本樓客藏書充棟予嘗借鈔淳熙三山志

厲氏遼史拾遺諸書伊仲故家商山系予故家厚田今爲玉堂支系竝出唐左臺公後商山爲春公派玉堂爲晉公派皆在明末分遷伊仲家吳趨甚貧而有書癖凡收藏家珍祕善本罔不宛轉借鈔且手自校勘乾隆丁未挈家入爲楚游惟書不能載置于家今皆散佚予與仲魚各收得數種丹鉛宛然也生平工詩文尤善長短句王琴德少司寇選入 國朝詞綜二集

予家先世有海舶數艘往來貿易明越諸島府君後念傭人狎波濤出入險阻脫有不虞何以存其家決計

去之梁墩顧叟名均玉年百二歲嘗懷桃實叩予門自言壯歲時充海船長年因逃府君撫恤之厚益猶在予生之前也予有顧叟送桃詩見集中均玉南巡時曾拜束帛之賜給帑建坊

許季栴先生楹欲爾先生全可季子也生有孝行與先伯祖誠菴公交誼最篤時有兩孝子之目著罔極錄四卷中有逃寒家先世事者摘錄數條于左

吳子玉章之葬適當大雨啟土三尺而有水予同其二弟勉彝德求相持痛哭于法不宜葬而玉章勉彝頗信風水酉必此地已三十年屢卜而屢不

愜曹湖新阡乃勉葬深信不疑重價以得之者若舍此別覓則終無可葬之日萬不得已四面厚築土牆底築灰土三尺餘高于平地三尺餘乃定向設木椁椁外築灰灰外築牆牆外總築土以厚護之迄于成冢予告勉葬德求此葬實出勉強力不能遷惟有歲歲加培稍可補救耳

燾按此墓在蓮匯之原地極窪下乾隆丁亥從兄正純重遷誠菴公暨汪孺人改葬海鹽石屋山初發舊穴棺外果有水漬之痕及讀此方歎先生前見也

吾友吳子玉章事親至孝勇于為義何先生

燾按蓋謂商隱先生汝霖也

伉儷之喪葬助予襄事予母之喪玉章

周旋苦塊情甚篤深歎予葬法之美以父喪未葬求地不圖地得而玉章先母奄逝母亦隨歿兩弟勉彝德求擇地于鵬墩之蓮匯予往執紼時有豪右肆其奸詐予爲設法以善全之二弟虛心諮訪凡灰格板築之法皆取決于予而後行予因得畢誠襄事一時並葬五棺玉章父母居中昭玉章伉儷穆祔玉章亡妹共爲一兆因壙內不甚乾燥四周上下築灰甚厚勉彝德求皆貧士買田治葬皆出假貸共費二百金可謂孝而友矣墓在跨河橋之西南某山某向鶴按家譜蓮匯爾期公墓原子山午向玉章公遷出後改酉山

卯向勉彝名奇行德求名苛馥妹氏名瑩篤孝尤人
所難其歿也玉章哭之慟遺命合葬焉鶱按誠若公妹諱瑩
字淑士性純孝嫁海鹽朱氏母汪孺人疾侍湯
藥衣不解帶劳瘁以卒鄉黨私謚曰孝女淑君
武林杭大宗太史爲譔墓碣述之最詳予嘗勸
從兄正純更卜高爽之地併改葬爾期公及淑
君三棺因循未
果不無遺憾
查揩六名樞與予三十年至交三娶無子于大旗
山舉其三配並葬之時逌歲暮吾友吳勉彝范北
溟馬仲安各助葬費勉彝同予守歲山中以終葬
事鶱按揩六又字左旋與先伯祖勉彝公總角交
契以女許字公長子有耿未婚前卒女誓不更
嫁來歸守志人未嘗見其齒又六年而歿夫婦
並厝于塘南雍正二年海水暴溢二棺漂流不

知所在殊可悲也

予家祖塋近市屢被豪強侵軼所有祭產悉遭佔奪先君子常飲痛焉予小子祇奉遺命念事勢至此不得不以死爭之于是鳴之各臺凡守塋僧道鄰保佃人竝取依給世守推而至于三黨親族師友則張先生考夫陳先生潮生蔡先生來雲吳子玉章張子秋紹等蒙各上官出示表揚飭有司加意保護嚴禁侵軼人心大快

昔罹先妣之喪橫逆無狀父執長者憐予之最篤者陳惕非先生徐堅石先生每執予手涕泣㒒誨

書問垂唁無虛日而交友中則吳子玉章范子北溟等垂矜特甚北溟與玉章偕六仲方洎查子靜山各有述哀詩文卷冊以致憂悼感念陳先生徐先生好友玉章俱作古人獨予之不孝再罹荼毒身經萬死而殘喘未絕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嗚呼慟哉

曾伯祖爾期公諱應風碩學篤行嘗謂道不遠人以近而期之故字曰爾期所著約心編嘗原古人造字之意作字說具有精義惜原書今不存略見誠菴公課妹淑士傳中

季檇先生與誠菴公總角交好恒以古道共勵嘗在西
湖手書招公并寄詩云不晤良朋兩月餘夕陽西望
漫躊躇身心總乏操存力那克磨礱返厥初百年身
事竟何歸極目長途涕獨揮浮世已看同逝水生涯
聊寄北山薇風喧日暖正初冬問水尋山興獨濃爲
訂素心好躡屐相攜淸嘯兩高峯別卻西湖又一春
吳山峯頂目堪嗔仙姿天上長思舊莫遺塵緣故惱
人先生爲仇家所陷身後遺詩多散佚僅見于此
祖姑淑君平日喜與諸兄論學雖間有吟詠以爲無關
正道多不肯存稿歿後誠菴公舉其感懷句云一杯

二鼓粥半盞五更羹此淑君侍毋疾時也後竟以勞瘁卒此亦可以繼蓼莪之遺響與

語曰敎兒嬰孩敎婦初來言不可不謹之于始也陸麗京將遣女蕭然無辦作新婦譜四十二條以畀之陳乾初先生又作新婦譜補十二條查石丈又作新婦譜補四條敎女之道幾無賸義世之娶婦者得明此譜之女其踰于珠玉錦繡不已多乎

鄉先輩陳震脩先生 克鬯 號雲怡乾初先生孫也少稟家學通經術八歲作冬夜懷祖詩乾初先生欣然屬和之與誠菴公交尤密嘗贈詩云玉章性堅忍斷腕

瘵父疾父疾不可瘳腕斷不復接許止不嘗藥其事誠有激原註玉章嘗受業語溪某氏之門父病危重藹至武康山中求其師爲治某不許勉爲擬一方持歸服之疾增劇玉章憂恨遂自斷其腕已違毀膚戒愚孝眞難及衆口何囂囂詈罵面發赤未知果何必解之曰不必事親有常道毫釐不可忽子苟同閔曾其罪何待說假使未能然鍼刺亦怵惕因思古傑士焉能事無僻我能而不爲方可議其失後人不諒已肆口相詆斥試使當其時束手無一策誠哉庸妄人蚍蜉何足卹

吾家南樓在小桐溪之上先曾大父始從新安徙浙嘗假館于此其後誠菴公爲讀書之地震修先生過吳

玉章南樓詩云近市何曾識市喧知君心遠地同偏溪聲半夜忽相送燈影一樓還共眠節近花朝催暮雨愁隨芳草徧春煙誰能更作劉琨舞辜負荒雞已十年詩載雲怡集

世大父進士公嘗買一婢年尚髫稚居久之察其言動似非小家女細扣之蓋其父曾爲嘉興批驗所大使卒于官貧不能歸賣女以佐喪公驚曰吾過矣急以爲義女平居飲食衣服視已女有加及長爲之擇配時公方苦多女獨嫁此女資奩稱備所適姚氏公歿女爲之制服如三年喪子姓往來不絕

凡値家忌嘗素服竟日不茹葷酒婦女同之塵史載丁
晉公三十六事云某氏女子嫁時篋中有縿衣一襲
問其故曰若婦在夫家遇私忌則服之以慰舅姑耳
蓋女子旣嫁猶守其私忌可想見宋時禮教之重此
亦足補新婦譜所未備云
高伯祖定宇公諱萬鎭爲人俶儻有才略居休寧小東
門之敉寧坊以義勇爲鄉黨所推明天啟中海寧陳
孝威中丞始度地于長平鄉擬設鹽倉時泉商未集
中丞雅聞公名遣書招公公慨然束裝至長平鄉爲
之經畫草創建廒倉請移場大使設署而招徠泉商

名西路場迄今每歲出鹽至一二十萬引爲兩浙諸場之冠皆公開創之力也見海寧州志按今黃灣場土地祠旁有報功祠土人以祀開刱鹽場者而西路獨闕此典

余族敬亭太學名霈其先居休寧城北爲忠孝坊支曾大父之賢始徙居小桐溪曾叔祖之賓仍居休邑殁於順治乙酉無子配葉孺人有志節是年秋大兵臨城家人邀避不聽置毒不托中城破遂死之年二十六　國朝旌其閭事具趙吉士徽州府志及廖騰奎休寧縣志順治己丑邑令翁人龍題冰操玉潔額揭于祠堂乾隆甲午春予省墓歸休寧特過忠

孝坊支祠見翁令題額猶存惟葉孺人木主傾跂一
龕側予爲之惻然亟錫拂塵垢手奉之龕中并囑主
者時爲護視無更使失所而未免若敖氏之痛葢孺
人既無後近屬亦皆他徙故也還海寧即與公支裔
玉樹謀之立其弟玉琛爲之賓後并爲作追立後議

人生年周花甲有數子者自當將家事分定立簿存照
以免日後爭端其分派最宜平允每見世俗設爲長
孫多一股之說此尤不通之論詩曰鳲鳩在桑其子
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葢鳲鳩之飼其雛朝自上
而下暮自下而上均平各一故詩人取之若曰此長

雛也多飼一次豈得謂之均一哉

仲兄石齋先生文筆清麗尤擅吟詠少日同伯兄讀書西湖時與西泠諸子唱和尤密惜多不自收拾歿時年二十有九余檢其遺詩僅得十數首錄爲一卷曰石齋遺稿近見重修杭州府志於藝文中載石齋遺稿一卷錢塘庠生吳巘著誤當改海寧吳某著錢塘庠生

姑蘇周子佩先生于忠介公所處書室椅桌几榻之類子佩終身無所移易讀書則侍于書案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猝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先人所臥

也客矍然起避見楊園見聞錄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于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

世俗極可笑者二端一曰稱人寄父母此卽古義父之類也一曰異姓結爲兄弟謂之換帖斯二者愚齋公竝戒絕之

紙錢起于唐王璵盖明皇惑于璵鬼神事禁無許錢埋之說作紙錢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

司業家不用紙錢

朱子跋向伯元遺誡云自佛教入中國治喪者一用其法在唐惟姚文獻本朝則司馬公程張諸君子近世張忠獻始斥不用向伯元少受學于胡文定公及啓手足親書戒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

澉川吳仲木先生 番昌

磊齋先生子也少從學于蕺山劉子之門爲人篤孝有至行嘗著閫職三儀以訓閨門三儀者葢日儀月儀歲儀也言皆有裨于內則歲儀有云歲有禁約之禮一日不守先人之戒非禮也一月不體先人之志非禮也若無禁約之嚴禮教

何自而起主人主婦必先自禁非禮今姑言其粗者主人不得湛酒漁色貪財使氣不得交一淫邪佞諛博奕好游之友不得接見一巫覡術數奸妄誘惑之人不得買一無益玩好之物及邪僻淫褻之書不得助一異端祠宇土木形象之費不得設一優伎男女絲管俗樂之席主婦不得容一尼僧道姑入門相見及賣絹穿花施藥算命唱盲詞做中保鬧雜走動婦女皆當痛絕其害不可勝言更有不忍言者不得與一看花看燈之會燒香入廟之事雖有尊長嚴命斷不可從不得妄祀徼福祭一野鬼邪神及布施分文升合乞食僧道并拜斗誦經

齋佛求子等事若有疾病大故止可焚香禱之于天及祠堂先人而已世俗卽以鄙客譏之然亦何傷家貧故當節儉況我至親宗黨所當竭力周急者甚多此而不勉乃以賭漠不相關之匪人妖淫邪佞之異類愚妄無知莫此爲甚

人子之于親惟恐其名氏之久而不彰也故幽有誌銘顯有碑碣及往往見古墓中壙甎俱有姓氏雖至千百年猶可以識其人之墓也近日吾友張芑堂燕昌吾以方進葬親甎上皆有姓氏其法亦可師但用甎椁不若三合土之善耳

自來論譜系者咸推歐蘇體誠善矣大要世係法歐世傳法蘇二家自不容偏廢

徐度卻埽編云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不設椅桌惟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輕以婢僕先事致齊之類爲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之祭皆不廢以爲雖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爲可法鬻按杜韓二家之祭杜氏只四時固似太簡韓氏四時外復設四祭然秋有兩祭

而不及孟冬之朔竊謂或改重九一祭于孟冬朔日

尤合

昔人最重復姓何商隱先生與友人書自署復九世姓

何某頓首

少日見吾母與諸母諸姑居家儀每遇朔望或慶賀各

事必加笄于首至于祭祀尤謹爾來婦女惟婚娉加

笄一用平日此飾竟置之若弁髦矣

忌日必謹前已論之頃讀李川父嵩渚集有忌日問荅

錄之如左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

素蔬竟日客有造謁于門者閽人辭焉他日客愠見

曰先生何簡客也答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某有罪某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儀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非不祥也言夫日至有所忌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于考妣忌日致齊于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粤稽諸古若王脩之母社日亡每歲社日脩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亘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旣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

家訓曰忌日不樂所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
賓客不理衆務而丈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
笥中得黲墨衣娣姒疑而問之曰父母敎以遇家忌
日著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
也按此事亦載王得臣塵史述丁晉公言但云某氏女晦菴先生大儒也每于
母夫人忌日著黲黑中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豈不
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世忌日必早起
出主于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
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百日
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

人之禮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川父名濂祥符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山西僉事

古之居喪者大夫則朔望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今世俗有做七之說每七脩齋設奠至七七而止謂之斷七議禮之士多非之按北齊書孫靈暉傳靈暉爲南陽王綽司馬綽誅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是此風北齊時已有之矣

硯北雜志云今人墓地呼爲明堂唐書詔改爲券臺

泰伯生于殷高宗武丁十祀四月四日殷建丑于夏正爲三月四日此舊譜所載未知何所據也

丙辰春予築生壙于永安湖萬蒼山平湖宗人毓春所阡地乾山巽向穴在山半而清泉一泓注于左旁甚甘冽予復鑿而深之嘗自爲壽域銘鬱鬱新阡右林左泉幽卿已事景彼前賢像圖石室語勒巖煙庶幾他日全而歸焉今勒穴旁磐石上又欲築萬雪山房種梅繞之錫山秦小峴方伯嘗書額以贈

丙辰正月予有事于萬蒼山海鹽張芑堂明經偕胡懋

齋文學同見訪題名石上而去凡三十三字八分書

錢詹南先生墓在予生壙之東詳海鹽縣續圖經蓋商隱先生之祖墓也陳乾初先生有題萬蒼山樓詩云不願蓬萊居願作錢墳守今樓名湖天海月商隱雖復姓何而于錢氏祖墓猶虔修禋祀助祭田護視惟謹故乾初詩云爾

丁巳冬十一月二十葬石齋兄于西邵灣之湯家衕丙向歸孺人同穴又築沈孺人壽域皆在兄之西姪日萱祔葬于兄之穆或謂宜祔在壽穴之次者恐非昭穆之序不敢從也

梁書徐勉傳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爲榮親戚徒御各念休反故屬纊裁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悉依古三日大殮如有不奉加以繩糾詔

可其奏按脩仁此疏深足挽末世之風今俗往往拘于陰陽時日不失之速則失之緩讀至朞日半晷之語能無顙泚竊謂事有權宜若炎暑之際則以終之次日大殮可也

季父臨安公厝于大父玉方公墓之後四十餘年矣戊午冬十月卜兆于東邵灣第一山之陽明何處士墓側而葬焉季父記性絕人坦率恬淡不慕榮利卒無後少時讀綱目一遍至老能背誦之予賦詩紀事有曰百年蕭雨人皆盡一世浮雲好是閒亦公實錄云

孔平仲用談苑載父死不葬者云陳靖爲吏部郎曉

三命自言當高官長壽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
薛向向往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
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以至此荅曰某甚有官壽皆如
術數但以不葬父母皆被剋折既而泣下又載沈文
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
母當得爲貴官今爲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婦女入廟燒香甚至身雜僧道之中誦經拜懺最爲無
恥府君不惑論中痛切言之爰嘗敬錄于影堂之上
子孫所當恪守也

喪事用樂乃失之大者讀書守禮之家胡可亦蹈斯轍

火葬實釋氏流毒不特爲人後者所不忍言卽子女下殤亦宜瘞之葢古人原有殤穴也下至僕婦所養另覓一隙地專爲埋瘞之所力有不能便送至漏澤園中猶愈于焚如之慘也

疾病延醫服藥自是正理或謂時無良醫守中醫之說亦不爲無見每見世俗家有病者輒奔走祈禱無所不至此猶愚民之所爲甚有衣冠士族之家亦復效之更可笑之甚矣

凶年殺禮古人亦有從權者俗遇父母篤疾則爲子娶婦謂之沖喜卽六禮未具在所不較此其中葢有所

不得已也至于其親既死先有洞房合卺之事然後發喪謂之荒親亦曰拖親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爲民牧者宜加痛懲庶斯風少熄耳

楊園先生云凡庶出之子卽事事可人必有一二件不佳處此理殊不可解昔人云四十無兒方娶妾豈爲是乎

定宇公爲人慷慨負氣節嘗游吳江聞邑宰某貪墨不法率衆數之令不能堪遂挂冠而去未幾復爲錢塘令公適至杭被執誣以他事害之于獄時方盛暑棄屍松木場信宿顏色如生公無子其遺櫬竟不知所

在

前輩寫字遇家諱多闕筆抱經學士爲先處士作墓碣不著表德以上一字其家諱非脫也

仲兄石齋先生爲錢塘諸生有名于時操行尤端謹常以遠大自期讀書西湖曉夜刻苦遂嬰咯血疾竟至不起歿後有友人秋試寓居吳山蕭寺一夕夢中恍若有人呼其字視之則石齋也風貌如平時手攜一冊友人驚曰聞君已歸道山乃猶無恙耶荅曰良然天帝憫某生平力學未得一第而歿錄予在文昌左右今屆秋試之期故來襄事耳友人曰君手中冊可

得一覩乎石齋不可友人意此必有關于闈中事者徑前捉之忽驚而覺汗浹于背

人于安樂時當思患難富貴時當思貧賤平居非遇祭祀及尊客不可輕事宰割此亦體天地好生之理非若二氏欲借此以徼福也東坡嘗謂世無不殺之雞斯言似過他日于獄中寄子由詩云魂飛湯火命如雞何其前後之異趨也使雞而有知得無還相笑乎

凡棺槨髹漆竟即用朱漆題死者姓氏于前和使久可識別庶無譌誤權厝不葬浙人最多此弊丙申夏四月大雨水發紹興諸處田廬盡遭漂沒迨水退後浮

厝之柩百十爲羣無從識別至啟棺視之有因二棺而發至二十七棺者

楊園先生願學記云子弟之賢不肖只以二端察之若昆蟲草木無故而好爲戕殺他日必是賊仁之人衣服飲食書籍楮墨之類一概苟且不分別愛惜他日必是賊義之人予每以先生言驗之頗多不爽始知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二子蓋各有所見也

處世之道不外乎親族友朋有無相通吉凶相卹此常理也今有人但知財貨而不知有親族友朋以致乖離怨誹甚者或成仇隙而爲若人者卒不之悟可謂

眜之甚矣予嘗喻親族友朋猶身之五臟六腑而財貨則珍羞也臟腑既壞而能恃珍羞以度朝夕吾未見其能久存也

愚谷文存卷之十二